

遼陽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15



李兆麟將軍塑像

LIAOYANG

WENSHIZILIAO

政协辽阳市委员会
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

遼陽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遼阳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

2005年12月

辽阳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字数：25 万 印册：1500

编印单位：辽阳市政协

印刷：辽阳市委机关印刷厂

辽新内资J字〔2005〕18号

内部资料

2005年12月15日

定价：25.00

编辑委员会

主任：王义信

副主任：陈文毓 刘满庆

成 员：赵增新 姜丽萍 夏来郁 陈焕标
戴鸿义

主 编：赵增新

副 主 编：夏来郁 姜丽萍

责任编辑：陈焕标 戴鸿义

校 对：姜丽萍 夏来郁 陈焕标 戴鸿义

封面题字：王清远

封面策划：夏来郁 陈焕标

目 录

伪满时安东惨案·····	孙宗沛 (1)
日寇杀害我同胞的暴行点滴 ····· 董德嘉原稿 夏来郁整理	(11)
日寇的经济统治····· 陈季光原稿 夏来郁整理	(16)
日寇在辽阳“集家”的片断····· 夏继盛 焦万选	(21)
伪满要出荷粮的一个片断回忆····· 萧飒秋	(23)
伪满奴化教育的一鳞半爪····· 陈裕光	(26)
伪满的殖民思想文化教育统治····· 王泽久	(37)
敌伪街村制的本质····· 陈裕光	(45)
初探日本人在辽阳的来去····· 金宝安	(49)
冈田酱园····· 杨广恩	(57)
“九·一八”事变北平大学生赴南京请愿始末 ····· 程远遼	(60)
记表哥李兆麟将军二三事····· 魏成顺	(64)
冯占海抗日····· 高铁篱	(68)
长沙第二、三次会战大捷····· 葛志先	(73)
国民党第十军长衡战役····· 葛志先	(79)
李大男枪杀日本藤井中将····· 喻义安	(83)
抗日烈士曹广大····· 施泽鸿	(85)
抗日烈士马骥北····· 何东林	(92)
马家良越狱记····· 王绍增口述 石玉芳整理	(95)

王全一的“抗日”	何东林 (100)
我在黑山发电厂的一段经历	董德嘉 (102)
梅佛光简况	袁应麟 (105)
国民党辽阳市、县党部沿革	卢秀彬 (109)
西安“双十二”事变的回忆	葛志先 (114)
西安事变简记	金骧平 (132)
西安事变在兰州战斗的回忆	周德裕 (141)
国民党第五十二军活动情况 (1945 - 1949)	
..... 高 凯口述 杨德贵整理	(145)
长春解放前后的回忆	张恩来 (154)
日寇投降当初的辽阳军界简况	杨家谦 (159)
黑八路的来龙去脉	金宝安 (169)
三进辽阳	陈兴友 (174)
在衙门口所见	董德嘉 (187)
清末闹土匪的回忆	董德嘉 (195)
辛亥革命烈士杨景文传略	施泽鸿 (200)
日俄战争时期的辽阳红十字会	吴素贤 (210)
旧中国东北币制的紊乱现象	王泽久 (215)
旧社会农村的私塾先生	
..... 董德嘉原稿 陈焕标整理	(217)
旧社会的学徒生活	程远遼 (222)
解放前辽阳农会的情况	程远遼 (226)
从前辽邑商会、工务会的情况	程远遼 (229)
天福堂等药店发展简况	
..... 尹子范、李天章等原稿 夏来郁整理	(232)

伪满辽阳“大兴当”纪实	陈裕光 (239)
万盛增及辽阳金银首饰业概况	陈季光 (244)
万兴常开业年限	何耀廷 (248)
从一个地主家看解放前的农村	郑安荣 (250)
古城子大地主夏发的起家 夏继盛口述 焦万选整理	(254)
大地主喻海轩的剥削手段	喻义安 (260)
宣秉臣发家之简记	罗炎山 (264)
中医的光明前途	肖德常 (270)
《辽阳东师范学校校史》补遗 整理人	陈焕标 (275)
辽阳基督教会施医院简史	聂玉振 (289)
辽宁解放前后的基督教	张振华 (293)
我在神学院的学习片断	张振华 (301)
辽阳回族及清真寺	肖廷燕 (306)
辽阳清真寺	马振文 (309)
冬至节·九九歌随谈	夏来郁 (326)
辽南“花会”	陈焕标 (335)
辽阳满族姓氏源流	戴鸿义 (345)
我的修志生涯	杨 铸 (356)
辽阳名产“白干”	程远遼 (382)
灯塔著名特产“辽红”山楂 赵洪江原稿 白朗天整理	(385)
四天圆了三代人的寻亲梦	连 边 (389)

伪满时安东惨案

——安东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等救国罹难记

孙宗沛

中华民国二十年（公元 1931 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乘东北军大部入关之际，突以武力侵占沈阳。我东北留守部队，电奉指示撤退。日寇即将辽宁省军政首长掳去，继即进军吉、江两省。全东北被其侵占后，将掳去人员放回，并集合我残留之军政首长，开会于沈阳，迎清逊帝溥仪，立为傀儡，国号“满洲”，年号“大同”，都于长春，名曰“新京”，制“国旗”为五色黄旗，即红兰白黑黄也。红者为日，兰者为蒙，白者为回，黑者为鲜，黄者为满之民族表示也。机关首长，推满洲人为正，日本人副之，而政权则操诸日寇之手，与其谓为伪国，莫如称之为日寇殖民地。吁！东北亡矣，忧国志士其有人哉！

伪满“大同”三年改年号为“康德”元年，将奉天省东部，分为安东省。奉天省署职员亦分一部于安东省署，余亦被分在内。先是民国十八年，余由东大法律系毕业后，经东北政务委员会分发到辽宁省政府第三科（司法

科)充科员,继转伪奉天省公署,调为伪安东省公署职员,派在民生厅保健科(卫生科)任医务股长事务。以医药上问题,时与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有接洽,久为文字上之知友。

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籍隶安市,别号老好。性忠诚朴厚,广交游,人皆美之,故称之老好,溢美之也。民国初年毕业于北京师大,自长林校以来,校务办得极有起色,试验田及苗圃等均有卓著成绩,实为开发东边林业之有功人也。其家于安东东坎子,有良田十二日,由其长子经营耕种,境颇充裕,其校长职内所得薪金,多以之交游焉。

伪康德初年春季假日,余在街闲步,与秦校长相遇。问余曰:“有事否?”余曰:“无”。秦校长曰:“无事走走,散散闷也好。”遂一同到七道沟里租界地内,随街一家院宇清幽,入其内,室亦雅洁,主人出见,则二十许丽人也。余询之。答曰:“玉雯胡氏”。余曰:“秦哥,艳福不浅哉。”秦笑曰:“这是安东第一号,您赏鉴赏鉴罢。”玉雯转身,捧出烟盘,内置烟四枚,用白薄纸包装,余开视之,乃黄金色之乾烟砖,如麻雀牌一张之大小,掰一小块,贴于烟签,稍烤一烤,团一团,按在烟斗上就可吸,免去湿烟搅的麻烦。秦笑曰:“此烟只她家有,别人不会做,这里人时常往外城带送礼,是珍贵品的。”玉雯曰:“孙先生如嫌寂寞,我有好女友荐一位如何”?余曰:“咱自己会弄,谢谢盛意吧。”她即退出。秦曰:“您看好否”?余曰:“真好”。秦又曰:“七道沟城隍庙左右您去过否”?

余曰：“我们初到安东时，省署工程未修完，不能上班，闲无所事，便与一二寮友，往那里消遣去。果然一到夕阳西下时，全七道沟数趟街，游人肩相摩也。除门上挂‘此处民宅’四字牌者，皆随便进，一家一个姑娘是少的，烟牌等项俱全，所谓小郎子欲如何，便如何耳。后被王瘸子省长（名兹棟，‘九·一八’前为东北军部参议，右腿膝下割去，按一假腿，行路须扶拐杖）知道了，在省署院中开大会，说你们是从奉天省署分过来的，现在不能上班，你们领些迁移费，又有些薪金，竟往七道沟城隍庙左右去，太不体面。从今日起，谁再去教我查出来开除，我是有言在先，到那时别后悔等语。大家相视而笑，说是三不管地方（日本不管；‘满洲国’不管；天不管地不管，随便游玩谁也不管。）除非你也去，不然何处查去。”秦曰：“安东自有租界以来，就是这样，真是全世界所没有的现象。”余曰：“这也怪，何以能长期养活这数百家花户呢？”秦曰：“安东与他处不同，有两种人可以给他们长期送款的。其一为入山采木的木把（头），他们多半是光棍子，下山来即以这个地方为家；其二为来往船户并船商，到安东来也以此为家，比住店便宜又自由，所以她们是长期有钱花的。”余曰：“现在‘满洲国’解除烟禁，公开烟馆，又有女招待，她们这个三不管地方，干的更无所忌了。”秦校长曰：“这是日本灭亡东北之麻醉政策也。”

秦又曰：“其次则为教育方面，每日下‘建国’体操，校长还须捧读‘诏书’，向‘宫廷’遥拜，于心有违也得干，校内课程中的日本语多半是亲日的内容。”余曰：“我

往外县舍药去，到学校内时，他们列队行礼，教师喊口令用日本话，学生报数也用日本话，我心内实不耐烦，明面上还须夸奖教的好。”秦曰：“这是日本灭亡东北之奴化政策也。”

秦又曰：“其次则为机关方面，他们（日寇）推满洲人作正的，他们作副的，实权则归他们掌握，明面上恭维你，教你过得去。”余曰：“我们科内安村技正，是东京帝大毕业的，汉文程度颇好，能作中国诗。历来上班前下‘建国’体操我是不去的，上下班早早晚晚也都行，他（指日本人安村）还时常请我到他家饮酒，竟成了朋友了。”秦曰：“这是日本人灭亡东北之怀柔政策也。”

秦又曰：“其次则为对于百姓方面，他们（日寇）的军队，时常到乡下去，扫荡杀戮清乡，使民众观之，不敢再有抗违举动，老老实实的为他服务。”余曰：“有一次我往桓仁县出差视察医务，下车伊始，到饭馆里吃饭，要了一条傲花鱼，足有一斤多，味颇肥美。余问跑堂的，这鱼多少钱。彼曰：‘五角钱。’余曰：‘这鱼真贱，在安东也得一元钱。’彼曰：‘本地人没有吃它的’，余曰：‘何故？’彼曰：‘这鱼是吃人肉长的，在去冬日本军队收降我敌抗者时，说是赏钱，回乡为民，有的儿子为敌，父母来领赏；有的弟弟为敌，哥哥来领赏，集聚了五百多人，日军用机关枪逼之，全都推入浑江（在桓江县城南）冰眼去了，所以本地人吃这鱼时，想起前情，难以下箸。’余曰：‘这日本军队真狠。’思想起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简直是世间没有的地狱国。”秦曰：“这是日本人灭亡东北之

恐怖政策也。”

秦又曰：“日本人持此四大政策，以临东北，我东北人民遂永沉沦于苦海中矣。我们受国家高等教育之人，长为奴役，实不甘心。且东北又是我们的家乡，坐视沉沦，而不挽救，揆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无乃有厥，余因组成‘救国会’，一方宣传思想，与日本人灭亡东北之四大政策相对抗，藉以复兴救国；一方与海南不失联络（安东人呼山东省为海南家，以安东人多半是由山东航海过来者），一旦有事，可以相呼应。”余曰：“日本人阴险狠毒，恐遭不测。”秦曰：“我们文人干事，也如军人打仗一般，军人上前敌，还把性命搁在后方吗？只要战策上不输给他就是。您也读过文天祥过零丁洋诗，后两句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哀莫大于心死，只要人心不死，东北必有恢复之一日。”余曰：您的论法很是，干吧。”须臾玉雯进来，谈了些风情话，我们即辞去，路经镇江山公园（园在租借地内，为日寇所经营者），值樱花盛开（樱花为日本之国花，移植于此园者，满山遍是，排列成林），日本人三三五五，一堆一块的席地饮酒，欢舞赏花，我们循路步至山半神社（日寇之庙宇）下望鸭绿江，来往船只，历历可数。近视樱树，风动花林，香波堪赏，江天空阔，云霭苍茫，底是景色宜人。秦有所感怀，赋诗一首曰：

樱树成林数十秋，
鸭江碧水尚南流。（南入朝鲜湾）
浪花卷起千堆雪，

祇送帆樯不送愁。

余步原韵和之曰：

循环气运有春秋，

碧水悠悠任自流。

既倒狂澜应共挽，

雄风吹散满天愁。

秦曰：“很好，走吧”。路中又谓余曰：“红卍字会王会长亦是好友，您若得便，可以到那去走走”。

红卍字会，会址建于元宝山西南山坡间，均是砖石造成，中为会堂，严如庙宇之大雄宝殿，两旁各列厢房六间，为办事人及会员等憩息之所。四周绕以砖墙，颇宽敞而庄严。会中会员均是安东大商，非财东即经理者。每年各会员均捐助许多钱，除办事人赚些外，从无会员往外动用款项者。以故他们的会很是富足，这些钱是用来做慈善事业的，遇有灾荒等事，他们是乐于捐助的。余以在省内搞医务工作关系，与安市大药商皆熟，往常就会到他们会里去走走。适逢星期之夜，即同他们去了，到会堂内随他们的礼仪作去。会员约百余人，列成四行，向所尊奉的宝座前焚香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则扶乩，或画或书，均堪赏识者。他们所供奉者，堂中有三彩亭，四围各覆以绸缎彩幔，颇华美庄严，中间大亭为老祖，左为济公（即济公传上之济颠僧也）右为孟子（即著孟子七篇之孟轲也）。余问老祖何人，他们也不知（犹如封神演义上鸿钧道人之类），只奉之为老祖而已。余以与秦校长是近友，又是省署方面之人，王会长颇招待，还希望我常去。他们会中与

救国会有联络者，除王会长外还有很多，以故与余甚相敬爱。

其次，伪安东省署方面的旧职员，凡与秦校长熟识者，亦皆与之通声气焉，救国会之发展如此。

伪满康德四年（公元 1937 年）海南家（山东省）荒旱，救国会捐款输往赈灾。各捐若干，有一名单记载。不料，此番举动，露了行迹，种下祸根矣。

伪安东省署警务厅长渡边（日本人），属下有石特务者（忘其名，系金州人，素受日本教育之日本通也）。人畏其势皆下之，惟秦校长不理他，上下班道相遇时，亦不点头虚和；坐车时，亦不拱手致敬。石特务以为秦校长看不起他，心恨之，常暗中调查秦校长行动。不知何时，救国会捐款名单竟被他盗去（林中副校长为日本人藤奇，与石特务是常相往来的），他将此单秘告于警务厅长渡边，渡边勾结日本宪兵队，将捐款名单上列名人之住址均暗中调查好了，预备下手捕捉。

斯时，北满及沈阳等处，搞反满抗日工作者，被日本宪兵队发觉。北满被捕去多人，沈阳的闻风逃入关内去了。余在沈阳小南关，德源酒店胡同，有三间住宅一处，临转入伪安东省署时，托奉天省署老工友范某看管，后经其租出，租户亦是伪满机关职员，他们以此为根据地，搞反满抗日工作，印布传单等事，他们闻北满不利，就预先逃入关内去了。日本宪兵队捕个空，把余之书籍物品都抄了去，复向伪安东省署打电话要房东，经科内安村技正（日本人）回复说，房子不是他租的，他也永不往沈阳去，

与他没关系，不用找他，挡回去了。

秦校长闻四外风声不妙，又加捐款名单之失，心怀疑虑，乃秘雇风船一只，拟往海南避祸，不料即于将走之夜，突遭日本宪兵队之毒手（时在初秋，忘记时日）。凡捐款名单上列名之人，均被一网打尽，只红卍字会王会长于捕之当日病逝。

此案发生后，凡与救国会通声气者，均惶惶不安。

红卍字会方面通声气的人，对余讲，老祖有感应，教王会长病故在家，得一个全尸。余曰：“你们还说傻话呢，防备点捉罢。”他们惧祸，遂将会堂纵火焚之，烧了一日夜。

省署方面的旧职员与救国会通声气之人，多有不请假不上班，坐家候其捉者。

伪安东省长王，召集全省署各厅之人，在省署院中开大会。发表说：“现在安东这个案子也不用隐讳，你们是都知道的，到现在为止，决不再行扩大，我们处在现在的局面，好有一比，就像开宝局的，人家（指日人）是掌局的，我们是随局的，随局的就得听掌局的话，不可向他闹别扭，一闹别扭就有亏吃的，你们随之干去便了，今后可安心上班，不可自误”，云云。这才将伪安东省署及红卍字会与救国会通声气的人，保持住了。但已被捉者终未救出。王省长以此与警务厅长渡边不合，辞职走了，亦硬汉也。

迨至伪康德六年（1939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夜，日本宪兵队将救国会捐款名单上列名者一同枪杀了，凡

43人。内中秦校长外，有辽阳之马遇伯（在林中为教员，系沈阳高师博物系毕业者），其余皆不记其姓名矣。秦校长卒年四十八岁。

案中得放还者，只安东乡下小学校长李某（忘其名），归家后，在家开小商店为生，距余住处，只一箭之遥，余常往其铺买东西颇熟。余问其囚中情况，他说：“凡捐款名单上列名之人皆慨然任之，亦未涉及他人，均丈夫也。惟我（李校长）在乡间，未捐着款，捐款名单上未有我，我不认，日本人不信，用火烤脚，我横定心认是死，不认也是死，教他烤死罢。日寇将承认者杀害后，把我放回来了。”

余又至秦校长家慰问，其夫人一见老友来了，即俯床而泣，几至晕绝。余亦为之垂泪，家人皆相向而哭。余劝之曰：“以此如何了局，二嫂嫂年方少艾，未便久守，愿秦大嫂变卖一部家产给她，教她自讨方便去罢。”秦夫人曰：“就照这样办吧。”余复问其长子领尸情况。他说他父亲的尸体，头部枪弹过处，并未流血，是在囚中绝食自杀，已将气绝仍给一枪的。其余不能领尸者皆弃荒沟间矣。余曰：“这日本宪兵队好狠也”。秦校长长子在家务农为生，其次二子一女，均在攻读中，家境尚可维持也。翌年，余亦辞差，在安东市县前街自营心田医院业务矣。余于感伤之下，曾吊秦校长以诗曰：

安东国土有秦哥，
救国方遭罹网罗。
浩气难埋伪夷虏，

英魂归葬旧山河。

复兴事业今如此，

沦陷苍生唤奈何。

青冢长留侠义骨，

鸭江碧浪咽悲歌。

附 记

前述案中之石特务，安东人目之为眼中钉，他（石特务）不能在安东再干下去了。但是他的下落，安东人总要访知的。这个石特务，以办此案为功，深得日本人信任，在日寇入侵我关内时任伪某县县长，屠乡清乡，住在民宅，被老百姓纵火焚死了。

案中伪安东省署警务厅长日本人渡边（后为安东副省长）在“八·一五”光复时，经解放军捉获，死于沙河入口处之鸭绿江畔。余亲往观之，安东人相谓曰：救国会之仇，今日稍得报矣。